

单身女友 的聚会

菊子 著

作家出版社



The
Single Lady's Party

单身女友

的聚会

菊子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独身女友的聚会/菊子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 8
ISBN 7-5063-2456-3

I. 独… II. 菊…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4095 号

独身女友的聚会

作者: 菊 子

责任编辑: 张玉太

装帧设计: 蒋 宏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930761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00 千

印张: 8.75

插页: 3

印数: 001-4000

版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456-3/I·2440

定价: 1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菊子（刘光菊），1957年出生
于河北省唐山市，河北师范大学
作家班毕业。1980年开始文学创
作，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报
告文学等百余万字。曾出版长篇
小说《生的延续》、《梦想成真
的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现在北京某报社工作。

Single Lady's Party



责任编辑/张玉太

设计/张宇工作室
Zhang Yu Studio

目 录

第一卷 独身女友的聚会

引子	(3)
一、童年伙伴	(4)
二、童年梦想	(10)
三、童年创伤	(16)
四、奇遇女友	(22)
五、受难之时	(31)
六、梦想伙伴	(38)
七、特殊友情	(44)
八、旧情了断	(52)
九、路遇女友	(58)
十、最后堡垒	(65)
十一、女友婚事	(75)
十二、邂逅女友	(83)
十三、女友婚变	(90)
十四、女友追踪	(100)
十五、破碎的心	(106)
十六、无奈人生	(112)
十七、再度婚变	(118)

十八、人生时运	(125)
十九、重获新生	(131)
二十、拥有自己	(136)
尾声	(139)

第二卷 无情的情缘

引子	(145)
一、奇特电话的初探	(147)
二、陌生女子的来访	(152)
三、回家之后的冷漠	(160)
四、没有采访的专访	(165)
五、穿红裙子的美人鱼	(179)
六、无言以对的夫妻	(188)
七、不期而至的情缘	(195)
八、坚守今夜的情侣	(204)
九、梦中情人的专访	(210)
十、明天肯定更精彩	(218)
十一、灿烂的夕阳之梦	(226)
十二、青石板上的恋情	(233)
十三、充满梦幻的永别	(242)
十四、誓言背后的毁灭	(252)
十五、美丽梦幻的流失	(259)
尾声	(265)

第一卷

独身女友的聚会

引子

新世纪的钟声刚刚敲响，随着窗外噼叭爆响的爆竹声，室内温暖的客厅里，在昏黄的灯光下，几只盛满红色酒浆的高脚玻璃杯“叭！”地碰在了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伴着串串笑语，道出彼此的祝福——

“祝来年好运！”围坐在桌边，穿一身警服的欣颖说，她推了推架在秀气的鼻梁上的紫框近视眼镜，甩了甩齐肩的散发。

“愿新世纪带来新生活。”坐在欣颖身边留一头短发、微黑的脸上，戴白框眼镜的丽娜接来说。

“也愿大家青春常在。”丽娜身边那个胖胖的、脑后盘着个光光的发髻，眼睛大大的郝兵说。

“新世纪好运常在。”郝兵身边那个梳马尾辫的于静沉静地说，同时举杯示意。

“愿大家心想事成，想要的都会有。”坐在郝兵身边，桌旁正中间，穿一身黑毛线裙套装的金漫说。

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也是一次特殊的聚会，在新世纪的开端之际，这群少年时代的伙伴，又重新聚在一起，再回首往事，回访青春的时候，奇怪的是，短短的十几年时光里，各自的生活都在聚散之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似乎约定好的一样，各自都在自己的生活圈子中，走入了自己的婚姻，又走出；都很迅速地完成了自己的婚姻历程，这个过程很漫长又很短暂，曾经很幸福又很痛苦，是否也曾很快乐过呢？

酒浆四溢，映红眼前一片玫瑰色的世界，大家将高脚玻璃杯送到唇边，在细细品尝着各种滋味，品尝着各自的生活体验——

一、童年伙伴

金漫与欣颖的友情，是自幼开始的。那时候她们都住在废城一家大型水泥厂的大家属院里，因为这是一家解放前由洋人合股开办的老字号工厂，因此从工厂的建筑风格上，略带洋味儿的遗风，包括家属院里的房屋结构，室内布局上，也洋味儿十足。比如各个房间都高高大大的，墙壁厚厚的，双层玻璃窗；房内有客厅、卧室，角门边又可通往厨房、卫生间，还有专门的浴室。据说，过去这是洋代办和中方资本家住的房子，后来解放了，工厂收归国家所有，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厂在发展壮大，产品的产量增多，职工增多，家属也随之多了起来，在附近又盖起来大片的工房，原有的这一小片周围布满了青草的地方，被称作“草场院”，这里便成了一定层次的领导干部居住地，住在这里的人们，象征了一个阶层。

后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有些受到冲击的干部给清理出草场院去，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了；而一些当年的造反派头头儿，早就看这地方眼红了。随着这历史的变迁，天赐良机，也便趁机轰走了被他们冲击的对象，搬进了这个大院子，以示一种权力的象征。

再后来，日月轮回，政局上发生重大变革，形势开始扭转，当年轰走的某些干部，又平反、落实政策，要搬回大院子里来住，那些当年好不容易混进草场院的造反派头头儿，又不得不“交换场地”，再重新搬回原来的地方，从一个层次，又回落到另一个层次；而有些在这场变革中，生命脆弱者，经不起身心的折

磨和各种各样的原因，已故去的某些人士，便无缘再搬回这大院子里来住了，而住在那里的造反派头头儿，也便有幸留了下来，使大院子里原有的人员结构，就更复杂了起来。

欣颖和丽娜家，就是院子里没搬出去那拨儿的，在这个院子里算是有资历的元老派了。而金漫家是属于两派中间的另一支，她家是当年随着爷爷从部队里转业搬来的。爷爷是被安置在这家工厂的中层干部，领导照顾，给安排在这个就当年来讲，居住条件尚好的草场院里来住，那时金漫还没有过来。金漫是后来才到爷爷单位这个家属院里来住的，因为一直随父母住在省城的金漫，在那个年代里，由于父亲受到了冲击，真的成了“反革命”给判重刑入狱，母亲也走掉了。当年十三四岁的金漫，只好投奔到爷爷奶奶家里来，也住到这个大院子里来了。渐渐地，便和眼前在坐的几位好友，从认识，到友好，发展到友谊，到知己，又到生活中演绎出许多故事来……

金漫刚来到这个大院子的时候，听许多小伙伴们说，她长得与同院里的欣颖特别像，两人酷似一对双胞胎姐妹。这引起了金漫的好奇，过去她整天随着父母在政治运动中颠沛流离的，从来还没注意过自己长得什么样子，在糊里糊涂中长到了十几岁。来到了爷爷奶奶家，被已经满头白发的奶奶给精心打扮了一番之后，她仿佛才发现自己原来也算是个俊秀的女孩子，白白净净的，鹅蛋脸儿，两只细长的丹凤眼，瘦瘦高高的个子，难怪她一来到这里，就被孩子们称作“小洋人儿”的，她听了这称呼，开始时还很生疏，后来渐渐地就熟悉了、习惯了。

金漫听着新伙伴们东一句、西一句地在她面前频频提及欣颖的名字，又说与她相貌酷似，便使她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十分想见见这位只知其名、不知其人的未来伙伴，想一睹为快，看是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像得简直难分出你我来，也看她们是不是能成为日后的朋友？金漫被这种心境驱使着。

但许多日过后，金漫一直难以如愿，不知何故。后来金漫从院子里别的伙伴口中得知，欣颖的父亲是这个工厂的一位科级干部，母亲是市里一家医院的护士长，她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平时两个孩子在家里娇生惯养的，父母不允许他们出来与大院子里孩子们随便玩儿的，特别是当时正值暑假，不用整天去学校里上学，因此金漫就更少有机会与这位自己的影子相见了。

然而，在开学的第一天，上小学五年级的金漫转到新的学校里，走进新的教室，老师安排她在一张课桌后的空位子上坐下。告诉她以后就在这个座位上听课时，窗外的预备铃声响了。金漫清理完书桌，看了看身边的空位子，又抬起头来时，她眼睛忽然一亮，见教室的门口儿，正走进来一个女孩儿，高高瘦瘦的个子，皮肤很白，鹅蛋脸，两只细长的眼睛，外眼角儿还微微上翘着，两条半长的小辫子搭在肩上，身穿一件湖绿色连衣裙，正一飘一飘地走进教室里来，直向金漫身旁的空位子走来，金漫心里一惊，这不是自己吗？难道世界上真有这么相像的两个人吗？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并且这么巧，她们两个竟给安排在了同一张课桌上听课，真是上天造就的奇迹啊。直到现在，金漫终于相信了大家传说中的欣颖，长得确实与她如此之像，要不是亲眼所见，她真的难以想象，连她自己都被眼前这情景给惊呆了。

欣颖走到座位前，发现惊得目瞪口呆的金漫正这样目光痴痴地望着自己，她显然也吃了一惊，眼神愣怔了一下儿，直到听见坐在前桌的郝兵转过身来，介绍一句说：“她是新转来的金漫”时，她才眯细了眼睛，笑了笑，坐在位子上，又很奇怪地上下打量了一番金漫，这时又听前面的郝兵说：“你们两个长得是不是挺像的？”欣颖听了又笑笑，笑得很神秘。

就这样，金漫很快和欣颖成了好朋友，每当课间时，两个人常常在一起，渐渐地，几乎是形影不离的，真像一对双胞胎姐妹似的。欣颖的功课在数学一科上弱一些，而金漫偏巧这科很强，

就经常在课下帮她补补课什么的，偶尔也被请到她家里去补。时间长了，金漫便成了惟一个能到欣颖家里去找她玩儿，或补功课的同学，同时成为受她父母欢迎的一个伙伴。平时欣颖家大高台阶上的玻璃门，总是关得严严的，很少能有人轻易走进去的，金漫算是受到优待的一个。

那一次，金漫走在上学的路上，从背后过来一个看上去比她大些的男孩子，走到她身边问：“你哥昨天怎么没上学呀？”金漫抬头瞧了那男孩子一眼，没说话。她心里清楚，对方准是把她当成欣颖啦，她也知道欣颖的哥哥在附近一所中学里读初中一年级，可面对眼前这个陌生男孩子的问话，一下子，她却不知该如何作答为好了，慌乱中，干脆把头一低，闭紧双唇，一言不发了起来，她自己也说不清这表情是出自哪种心理。

“喂，欣颖，怎么还不理人啦？我问你话呢，你哥昨天怎么没上学呀？你听见了吗？”男孩子还不甘心，快步紧跟了上来，追问着金漫说。

金漫仍一言不发，也加快了脚步，匆匆向前走去，直到把那个男孩子远远甩在了身后。

“奇怪，怎么搞的，她今天这是怎么啦？”被甩在后面的男孩子，莫名其妙地抓抓后脑勺儿，自言自语着说。

当金漫后来把这一插曲告诉欣颖时，欣颖听了急得直跺脚，忙问：“他是不是一个个子很高，瘦瘦的样子？”金漫瞪大了眼睛，用力点了点头。

“哎呀，那是我哥的同学，也是好朋友，你怎么可以不理人家呢？你跟人家说明白不就行了嘛！你尽因为这个给我伤人，真气死人啦！”欣颖又无奈地跺了跺脚，甩了甩肩上的小辫子说。

旁边的同学们听了她们两个人的对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禁哈哈大笑了起来。

金漫和欣颖这一对好伙伴，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都

喜欢打乒乓球，球技还都不错，还曾是一起被选进学校乒乓球队的呢，还都是校队里的主力。那时候她们除了在校的课余时间训练外，一到节假日，她们就带上乒乓球拍和球网，把绿军用书包塞得满满的，跑到她们居住的家属院墙那边——那家大工厂的某个会议室或休息室里去找乒乓球台子，找到一个之后，她们一扎就是大半天，有时球打到兴奋时，竟忘记了时间，忘记什么时候该收兵回家了，也常常为此回家晚了，挨大人数落。

那一次是一个夏天的傍晚，金漫和欣颖下学后，两个人犯了球瘾，商量商量就直接去奔向了那家工厂一个有乒乓球台子的会议室里，悄悄溜了进去，就拿出球拍、球网和球开起战来，进入了状态，还如痴如醉，竟忘记了按时回家。不知不觉中，时间在她们的一拍，我一拍的激战中悄悄溜去，转眼之间，天黑了下来，周围的工人们，也不知什么时候都下班走光了。夜已来临，四周已是静悄悄的，当欣颖不留神，一拍下去把球给扇到了窗外去，金漫跑出门去捡球的时候，才发现外面的夜空已深，四周漆黑一片，静得出奇，她忽然觉得有些紧张，害怕了起来，心里一急，捡了球她便撒腿就跑，神经质似地跑得飞快，也忘记了身后欣颖的存在；还等在屋里的欣颖隔窗见金漫冲出门去之后，捡了球撒腿就跑，不知出了什么事，也跟着一个箭步蹿了出去，紧随其后，两个人几乎都拿出跑百米的速度来，向工厂的大门口儿冲去，心里还紧张得不行……

直到冲出去好远好远，两个人都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了，再也跑不动了，才渐渐停了下来，欣颖不住地喘着粗气问金漫：“你怎么啦？发现什么事了，这么跑？”

金漫也喘着粗气对欣颖说：“不知怎么的，我出来捡球，看院子里那么黑，时间肯定特别晚了，心里有点害怕，一紧张，身不由己就跑了起来。你干嘛也跑得那么快？”

“哎呀，原来如此。你真吓死人了，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

看你撒腿就跑，我也撒腿就追呗，我越追，你跑得越快，所以我也就追得越快呗。”欣颖深深地出了口长气说。

金漫听了便哈哈大笑起来，欣颖也跟着笑了起来，两个人越笑越收不住，笑得整个夏日的月空几乎都跟着颤了起来……

那晚她们回到家里，各自都挨了家长好一顿教训，直到数落得她们都垂头丧气，最后又落下了眼泪，才算了事。才可以去吃饭、洗漱、睡觉了，可是她们谁也吃不下去什么了，就这样度过了她们中学时期“不幸”的一晚。

……

“来，金漫，你们两个曾经长得很像的双胞胎先喝一杯。”这时，坐在欣颖身边的丽娜，举起酒瓶，给大家满上酒后说。

金漫和欣颖应邀同时举起了酒杯，站起身，轻轻碰了下儿高脚玻璃杯，互相看了看，四目相对时，仰起脖，一饮而尽了。

“那时候，你没少给我伤人，我总得跟人屁股后解释一顿去。”欣颖落座后，眯细了眼镜片后面的两只单凤眼说，很俏皮地望了金漫一眼。

“抱歉，抱歉，我刚才喝的算是一杯赔罪酒，好吧？请不计前嫌。”金漫也开玩笑似的接来说。

大家一同笑笑。

“来，这一杯该咱们两个喝了吧？别忘了，咱们还曾经都是在学英语的同一条起跑线上的呢，谁知你后来又改道到文学上去了呢。”丽娜又为金漫满上杯中的酒说。

“我没忘。不过我也没忘咱俩那时候还一同做过文学梦，还有其它许多梦什么的，比如武术梦啊，乐器梦呀，芭蕾舞梦之类的。”金漫又爽快地接过酒杯笑说。

“是啊，那时候我们的梦可真多。”丽娜不无感慨地举起酒杯，与金漫的杯碰了碰说：“为我们曾经拥有过的梦想干杯！”便一饮而尽了。

二、童年梦想

金漫与丽娜的友情，也是从那个大草场院里开始的。那时候，丽娜的父母是从那座水泥厂的上层领导，提拔到市里去的，成为市级领导。金漫来到这个大院子的时候，丽娜的父母正在“干校”里“学习改造”，仿佛曾略微受到一点什么冲击。因为那时候她们两家同住在一个院子里，虽然丽娜比金漫大三岁，但由于两个人当时的志趣相投，用金漫奶奶的话说，是“臭味儿”相投，她们两人的友谊，便也随之发展了起来。

那时，她们院子里同住的还有一家造反派头头儿，姓武，叫武深。这名字似乎很有来头儿，因为武深相貌长得很像《水浒传》里的鲁智深，他壮墩墩的个子，宽宽厚厚的肩膀，胸前长满密密麻麻、黑森森的胡须，常常光着膀子站在院子里；他还长一脸的络腮胡子，留一个光亮亮的秃头，两只贼亮亮的眼睛，在薄薄的眼皮下放着凶光，还滴溜溜乱转。他每晚下班后，总在院子里一棵粗壮的大柳树下，伸胳膊撂腿地练武术。柳树下他还摆有一只大石球、直径足有一尺半大小，每天晚上吃饭前，他都要在练完一阵武术之后，两手轮换去拨转一番那只石球，久而久之，那只球便给转成方形的了，据知情人士说，那表明是武术的功力不够，功练得也不得要领，否则，石球只能越转越圆，不会给转成方的，云云。

但无论如何，同居一院的丽娜和金漫，也在耳濡目染之中给偷学了两招儿来。一说是“蛟龙出水”，一说是“铁沙掌”。于是，她们两个人为了偷练一身好武功，还设法准备了一只练“铁